

洱海之洱海灯会

郭靖荣

在洱海源头那风景如画的茈碧湖畔,每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三日都要举办祭祀河头龙王段老三的本主庙会——海灯会。

每当海灯会到来的前两天,当地和剑川、大理、鹤庆、漾濞等邻近地区的白族群众都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云集龙王庙。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这天,白族群众白天都要在本主庙前进行烧香祭祀本主的活动,然后观看或者参与文艺演出以及三弦伴奏下的白族对歌比赛;当夜幕降临时,则在庙前的空地上参

加篝火晚会,在笛子的伴奏声中,观看或者参与打歌;当你感觉兴奋之至时,放海灯的活动也就悄然而至了,沿湖的村民们从各自的村寨划着满载着几天前制作并在早晨就已经装载好各种海灯的小木船涌到本主庙前,在爆竹声中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用一面龙王旗,亲手点燃第一盏龙王灯,并郑重其事地将之放入湖中央。紧接着,每条小木船中形状各异的海灯亦陆续点燃,有荷花灯、鲤鱼灯、凤凰灯、龙王灯……慢慢地、徐徐地漂向湖

心,一盏盏、一串串、一小块、一大片……微风过处,随波逐流,整个湖面忽明忽暗,闪闪烁烁,恰似天上的星星散落在湖中,好一派人间仙境!

而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白族小伙和姑娘们,有的荡着小木船、有的钻进小山坡的树林中,在“啊嘞嘞”的起调声中,唱起了白族情歌,尽情娱乐,通宵达旦;也有一对对情人,用山歌牵线,互诉衷肠,表达爱慕之心,结合成终身的伴侣,一起走进幸福的殿堂。

全靠理解记忆,仍有一部分要机械记忆。机械记忆生来具有,伴随人的一生,青年时代达到高潮,随后有所减弱。理解记忆是后天的,是在机械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记忆能力,中年人达到顶峰,老年后有所下降。掌握火候,充分调动两种记忆力,就能学到丰富的知识。

“死记”有其价值,“硬背”更有可取之处。讲话写文章,背书有益无害,特别是声情并茂的好文,背书多多益善。背书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把每个字,每句话记入大脑,不下功夫是不行的。有人主张,文章熟读即可,何须硬背?读,眼看文字比较容易;背,不看文字难得多。

熟读是背诵的基础,从熟读到背诵有段距离,是高一层次的要求,要求不高,仅只读读而已,作用不大。要求背诵,不熟读不行。背诵就是对熟读的严格检查。讲话写文章,在中心内容确定之后,用什么词语格式?问题紧迫,要作抉择。翻书多有不便,甚至不可能。背诵比熟读记得多记得牢。背书多了,词汇丰富,句式多样,选择大有余地,需要什么,呼之即出,信手拈来,可谓得心应手,何乐不为?读书像个漏斗,大张嘴巴,吃进去的好像很多,实际上只尝了点味儿;背书像个瓶子,口儿虽小,装进一点是一点,实在。愿做大漏斗,还是小瓶子?问题很清楚。背书能提高记忆力,记忆是

人的智力因素之一。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回忆小时候,启蒙老师教读古文《龙文鞭影》他几乎能背诵,当时文义全不懂,是后来才懂的。那样小年纪,不靠“死记硬背”,还能靠什么?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接见各省代表,工作人员介绍到云南代表时,毛主席问:“你背得大观楼长联吗?”“背不得”。毛主席当即背诵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有人分析,他的词作中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与大观楼长联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谈天说地主持 杨圭臬)